

韩国借地缘变局发展军贸

■杜朝平

随着俄乌冲突持续,欧洲军备市场近两年出现明显变化。以往在欧洲市场鲜有出现的韩制武器装备,正密集现身多国采购清单。坦克、自行榴弹炮、多管火箭炮、轻型战斗攻击机、防空反导系统,韩国军工企业在多个领域同步发力,加速拓展市场。

中东市场的突破同样引人关注。韩国已不再零散出售单件装备,而是通过联合生产等方式,将单纯的军贸关系逐步升级为更长期的安全合作。表面看来,这标志着韩国军工出口步伐提速。深层审视,这一现象背后,是欧洲紧急补充武器库存、中东强化防空能力、传统军火供应交付滞后、采购方愈发看重本地化生产等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。

东欧首选应急装备

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,彻底改变欧洲安全态势。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在对乌军援中消耗大量库存武器,用于应对高强度冲突的现代化装备缺口较大。与此同时,美国、德国、法国等传统军火供应国因持续援乌导致产能饱和,交付周期延长,难以满足盟友的紧急需求。

在此背景下,韩制武器凭借“交付快、性价比高、可本地化生产”三大优势,并采用北约标准制造,迅速成为欧洲国家的应急首选。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,2021至2025年,韩国在全球武器出口排行榜上以3%的占比排名第九,其中逾半数的主要常规武器销往欧洲。

波兰是韩制武器的重要买家。2022年起,波韩两国签署包括K2“黑豹”主战坦克、K9“雷霆”自行榴弹炮及FA-50轻型战斗攻击机在内的一系列大额军购合同。双方合作不仅限于成品交付,更深入至波兰本土生产线建设,实现从“卖装备”到“卖产能”的延伸。

在波兰的示范效应下,挪威、芬兰、罗马尼亚等国对韩制地面装备的询价明显增加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布报告称,法国陆军在重建远程火力过程中,将韩国K239“天舞”多管火箭炮纳入采购清单。这意味着韩制装备已突破“东欧应急品”定位,开始进入欧洲主要军事强国的视野。

防空系统走俏中东

如果说俄乌冲突为韩国军火打开欧洲市场,中东局势升温则为其提供“技术进阶”跳板。面对持续存在的导弹与无人机威胁,中东国家对能够快速形成战斗力的防空系统需求迫切。韩国“天弓-2”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因此脱颖而出。

早在2022年,阿联酋便斥资35亿美元向韩国LIG Nex1公司购买12套“天弓-2”系统,被视为韩国进军高端防空



图①:波兰空军装备的FA-50轻型战斗攻击机。
图②:爱沙尼亚装备的K9“雷霆”自行榴弹炮。
图③:韩国“天弓-2”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。



市场的里程碑。今年2月,两国又签署总额超过350亿美元的防务合作备忘录,计划将合作拓展至空军和海军装备的全周期维护与技术共享。2024年2月,沙特与LIG Nex1公司签署价值32亿美元的军售合同,采购10套“天弓-2”系统。伊拉克也于2024年9月斥资约26.3亿美元采购8套“天弓-2”系统,相关生产已启动,正加速推进交付。

与欧洲侧重硬件采购不同,中东客户更青睐“装备+培训+维护+本地化生产”的一揽子解决方案。韩国军工敏锐捕捉到这一需求,摒弃单纯追求尖端技术的路线,转而强调系统可靠性与产业合作灵活性。这种合作模式,高度契合中东国家对快速形成战斗力及实现产业自主的双重诉求。

政策产业双轮驱动

韩国军火出口的本轮升温,并非单

纯依靠局部冲突带来的偶然红利,背后是韩国多年来的战略布局和举国推进。

目前,韩国已形成较完整的军工产业链。韩华、现代罗特姆、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(KAI)和LIG Nex1等企业,分别在火炮、装甲车辆、航空装备和防空导弹等领域建立起较强的市场竞争力。以K9“雷霆”自行榴弹炮为例,其全球销量已超2000门,占据同类产品较大市场份额。其成功秘诀在于灵活的“技术-市场绑定”策略:向土耳其转让生产线、向印度开放超50%的本土化组装权限,并提供定制化服务。这种深度嵌入当地工业体系的做法,极大增强双方的产业绑定。

从出口走势看,韩国军火外销在2022年创下173亿美元的历史纪录,2023年回落至135亿美元,2024年突破200亿美元,2025年继续保持高位运行。当前,欧洲仍是其最大增量市场,中东则被视为下一阶段的成长极。

韩国政府在推动军贸方面的作用不

可或缺。无论是尹锡悦政府还是现任李明政府,都将军工产业视为战略性支柱产业,通过政策倾斜、金融信贷及外交斡旋构建起较强的出口支持体系。2025年10月,李明在首尔国际航空航天展工展会上明确提出,要在2030年前将韩国建设成全球第四大国防工业强国,重点推进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自主化,尤其要在国防半导体、先进发动机、隐身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。这表明,韩国追求的不仅是更多军贸订单,更是技术主导权、产业链控制力及“防务解决方案提供者”的国际身份。

机遇背后多重考验

尽管韩国军火出口势头强劲,但稳定跻身全球军火出口前列仍面临考验。首要风险在于订单高度依附地缘冲突。一旦地区局势缓和,市场需求恐将面临断崖式下跌。缺乏长期稳定性,是

韩国军火出口的结构性价软肋。历史经验表明,战争催生的军工繁荣往往“来得快、去得也快”。

更深层挑战在于品牌转型。韩国正试图摆脱“低成本供应商”的固有标签,向“值得信赖的长期防务伙伴”角色跃升。这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融资能力和产能上限,更需要在关键零部件自主化、全球售后服务体系及政治信誉上接受检验。未来的市场竞争,将不再仅仅比拼“谁更快交货”,而是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。核心技术是否自主、供应链是否安全、承诺能否兑现,这些因素都将决定韩国能否在全球军火市场上真正站稳脚跟。

综上所述,局部冲突带来的窗口期,助推韩国军火从“名声在外”迈向“市场落地”。然而,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如何将战事催生的短期订单转化为稳定持久的产业红利,完成从“军火出口国”到“国防工业强国”的实质性跨越,是摆在韩国面前的课题。

日自卫队改组暴露军事转向野心

■石文

3月23日,日本自卫队启动自2022年军事转向以来罕见的大规模编制调整。此次调整覆盖海上、陆上、航空自卫队及信息、太空等新型作战力量,是日本近年来推进所谓“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”的延续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若将此轮编制调整与日本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,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等动作联系起来,其军事安全政策进一步偏离战后“专守防卫”原

则的趋势愈发清晰。

公然升级军事架构

海上自卫队是此轮改组的重中之重。3月23日,海上自卫队进行了自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编制体制调整,水面作战舰艇部队接近完全重构,取消护卫舰队编制,新设水上舰队。

水上舰队隶属自卫舰队,统一纳管

原先分散在护卫舰队、扫海队群等序列中的主要水面舰艇力量,下辖第1至第3水上战队、两栖战与水雷战队和巡逻防御群等。海上自卫队官网信息显示,新设的巡逻防御群已开始使用“最上”级护卫舰执行任务。

从指挥体制看,改组后的海上自卫队形成“海上幕僚总部-自卫舰队-水上舰队/航空集团/潜艇舰队”的更趋扁平化结构。日本防卫省给出的改组

理由是,在“严峻安保环境”下提高反应速度、持续活动量和信息战应对能力,但事实上,这种以集中指挥、高频出动、跨域协同为特点的体制,明显是在强化远海机动、持续作战和联合运用能力。两栖战与水雷战群的出现,更凸显其围绕岛屿攻防、航道控制和海上机动展开作战准备的意图。

航空自卫队方面,外界最关注的是其将在2026财年底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。其所辖的宇宙作战群已于3月23日升格为宇宙作战团,人员从约310人增至约670人,同时计划2026财年内进一步升级为约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(暂定名)。这说明,日本正按“先扩编、后升格、再改名”的节奏,对航空自卫队实施职能重构,使其从传统空中力量,转型为兼具天空全域作战能力的新型军种。

陆上自卫队的调整同样值得警惕。日本防卫省宣布,陆上自卫队已将原有的武器学校、需品学校、运输学校整合,新设后方支援学校,并将补给统制本部改编为补给本部。3月23日,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长确认,陆上自卫队新设情报作战队。这意味着,日本不仅在补给、运输、军需等方面进一步推动“大联动”,还在认知、情报、舆论、网络等领域加强建设。日本官方将情报作战队的作用定义为“应对信息战”“防虚假信息”,但放

在未来联合作战框架中看,此类力量显然不只是“防虚假信息”那么简单,而是服务于从情报支援到认知域渗透的完整作战链条。

黠武冒进态势明显

此轮改组并非孤立动作,而是日本自2022年出台新版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以来整套军事转向的一部分。近年来,日本防卫省多次以“应对严峻安保环境”为由,推动统合作战司令部设立、海空新城部队扩编、远程打击武器前推部署及美日指挥协同深化。日本2026财年预算案中,防卫预算(含相关经费)规模约9.04万亿日元(约合566亿美元),正是为相关组织架构调整、装备建设提供资金支持。

从调整内容看,日本自卫队编制“美军化”特征愈发明显。海上力量强调作战群化、联合化运用,太空力量单列升格,信息作战集中统管,统合作战指挥另起炉灶,这些都是面向高强度联合作战的体系性构建。日本政府口头上反复强调“专守防卫”立场未变,但其兵力编成、作战概念和装备方向,早已持续掏空这一原则底线,“专守防卫”政策解释塑造自身国家形象,如今却一步步把组织、预算和武备向“可作战、可远投、可联动”方向调整。这些再军事化举动,将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挑战。

对日本自身而言,军事开支持续高企,必然挤压财政和民生空间;安全政策日益外向,也会进一步推高日本卷入地区乃至域外冲突的风险。更重要的是,战后日本长期以和平宪法(第九条)及“专守防卫”政策解释塑造自身国家形象,如今却一步步把组织、预算和武备向“可作战、可远投、可联动”方向调整。这些再军事化举动,将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挑战。

总体来看,印尼海军正处于由“近海防御”向“远海存在”转型的关键阶段。大规模引进先进平台,为能力提升提供了物质支撑,但蓝水作战能力的形成,最终要看其能否建立常态化、持续性的远洋部署机制。

印度尼西亚国防部近日证实,政府已着手选拔和培训海军人员,为接收意大利无偿移交的“朱塞佩·加里波第”号轻型航母做准备。印尼海军参谋长穆罕默德·阿里表示,该航母移交与改装工作预计今年10月完成,印尼将由此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二个拥有全甲板航母的国家。

印尼是一个拥有超过1.71万个岛屿的群岛国家,长期面临海上安全防控与远洋利益保护的双重压力。近年来,印尼政府明显加快海军转型进程,将建设蓝水海军确立为重要战略目标,意图构建远海部署和持续作战能力。根据印尼军方提出的“最低国防力量需求”计划,其目标是组建一支由274艘舰艇、10个战斗机中队及12艘新型柴电潜艇组成的海军部队,以具备在本土以外水域持续部署的能力。

印尼推进「蓝水海军」建设

■杨经纬

围绕这一战略目标,印尼海军近年来持续加大军备采购投入,重点引进吨位更大、综合性能更强的海上作战平台。其采购清单中包括意大利PPA多用途巡逻舰、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等多型装备。此外,印尼还获得英国31型护卫舰的建造许可与技术转让,计划建造4艘护卫舰,单舰排水量约5800吨。采购清单中最受关注的,是法国海军集团的增强版鱼雷级常规动力潜艇和意大利退役的“朱塞佩·加里波第”号轻型航母。意大利参议院已于3月24日批准移交该航母,目前双方进入正式移交与改装程序。

多国实践表明,蓝水海军实力的核心并非舰艇数量和吨位,关键在于是否具备海外基地网络、前哨部署体系及完善的后勤保障能力。只有筑牢这套体系,才能实现常态化海外部署,真正形成可靠的远洋作战能力。

从实际情况来看,印尼海军虽参与联合演习、协同巡逻及舰艇访问等相关行动,但此类行动更多属于展示性与交流性部署,无法替代高强度、长周期的实战化远洋行动。长期缺乏海外部署经验,导致其余令体系、指挥机制、后勤保障及人员适应能力均未经历过充分检验。因此,从能力生成角度看,印尼海军目前更多停留在“平台具备潜力”阶段,即硬件已就位,但体系化作战能力尚未完全形成。

面对上述情况,印尼方面正尝试通过参与多国合作机制弥补经验不足,包括考虑加入第151联合特遣队。该特遣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框架下运行,自2009年起在亚丁湾、索马里沿海及西印度洋执行反海盗任务。参与其中,意味着印尼海军可在真实任务环境中与多国舰艇协同运作,学习其他国家海军的指挥流程、后勤保障模式和远洋部署经验。

不过,这一路径同样面临现实制约。首先是经费问题。尽管印尼近年来提高国防预算,但持续进行远洋部署需要稳定且高强度的资金投入,包括补给、维护和人员轮换等多项支出。其次是能力成熟度不足。印尼部分新建或新购舰艇仍处于测试磨合阶段,尚未形成战斗力,贸然长期执行远海任务存在较高风险。

总体来看,印尼海军正处于由“近海防御”向“远海存在”转型的关键阶段。大规模引进先进平台,为能力提升提供了物质支撑,但蓝水作战能力的形成,最终要看其能否建立常态化、持续性的远洋部署机制。



日本海上自卫队“最上”级护卫舰。